

邵燕祥自述

大象人物自述文丛

儿时灯火

万历桥

礼士胡同 吉祥戏院

.....

小学春秋

灯市口 本司胡同

大雅宝胡同

.....

邵燕祥



大象出版社

【大象人物自述文丛】

邵燕祥自述

李辉 主编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邵燕祥自述/邵燕祥著.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3. 3

(大象人物自述文丛/李辉主编)

ISBN 7-5347-2989-0

I. 邵... II. 邵...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2304 号

邵燕祥自述/大象人物自述文丛

主 编 李 辉

责任编辑 沈 顿

责任校对 石 明 方 远

装帧设计 王翠云 但汉琼

出 版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发 行 大象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0371-5726194)

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16.5

印 数 1—6 000 册

定 价 28.10 元

特别声明 本书文字及图片为著作权人所有,未经许可不得使用,违者必究

总序

这是一套与“大象人物聚焦书系”颇为不同的丛书。

在“聚焦书系”中，被描述的人物是一个客观的对象，任由作者采取各自的立场和眼光来凝视，来扫描，然后用一种较为自由的方式来叙述。在这样的情形中，作者的主观色彩，不可避免地决定着叙述角度和叙述语言，于是，他所聚焦的人物，常常可能是他心中的“那一个”对象，而非人物的全部真实。加上丛书的篇幅所限，一个被描述人物的一生，他的丰富而多有变化的方方面面，远不能详尽地呈现出来。

如今，“大象人物自述文丛”将弥补这样的缺憾。在这个系列中，所选择的人物，不再是被他人聚焦扫描的对象，而是一个叙述的主角，向读者讲述自己的人生。与“聚焦书系”相比，它也许更让读者感到亲切。因为，它既可以当作个人化的历史读本，也可以成为教科书之外更有价值的文化读本。

这些年来，自传与回忆录的写作再也不是个别人的专利，更不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危途。每个人，不管他从事何种职业，不管他遭遇过何种命运，只要愿意，他就可以拿起笔，记录自己经历的一切，为历史留下他那份见证。无疑，当大量的自传与回忆录相继问世的时候，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便会渐渐立体起来。“大象人物自述书系”将以自己的方式加入到这样一个历史回顾的行列。

“大象人物自述文丛”所选择的人物，将率先由文化界开始，然后渐渐向其他领域拓展，争取能以多年的努力，与“大象人物聚焦书系”一起，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尽可能地集中展现各界人士的人生轨迹和精神世界。

我始终相信，当真实的个人化记忆大量出现时，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才有可能更加接近于原状。



2002年8月8日，北京

人世几回伤往事，

山形依旧枕寒流。

——刘禹锡

尘土京华，依然是、悲歌唱彻。

漫相问，阴晴五月，榴光蒲色。

水曲行淹屈子宅，云深待化华亭鹤。

六十年、驿路乱山中，长颠簸。

千万人，吾往矣；匹夫志，不可夺。

望神州，忍自草间偷活。

此日不求天有眼，当时永忆杀无赦。

且登临、大野正苍茫，愁寥廓。

—— 一九九二年赴藏前作

目录

邵燕祥自述

◎小 引	1
------	---

◎儿时灯火

万历桥	4
礼士胡同	5
南下洼	8
吉祥戏院	10
千面胡同	12
小羊宜宾胡同	14
老君堂	17
北千章胡同	20
西花厅	24
东城电话分局	27
灯草胡同	30

◎小学春秋

灯市口	32
本司胡同	34
大雅宝胡同	36
蒙藏学校	39
原近代科学图书馆	41
大牌坊胡同	43
王府井大街	46

八面槽	48
箭厂	50
周家花园	52
盔甲厂·之一	54
盔甲厂·之二	57
盔甲厂·之三	59
泡子河	61
妇婴医院	63
古观象台	65
南城根	67
◎少年哀乐	
北锣鼓巷	70
瑞金大楼	73
世界日报社	75
太庙图书馆	78
东交民巷	80
学生公社	82
北池子·之一	85
中外出版社	87
北河沿	90
民主广场	92
公理会	95
红楼	97
惠中女中	99
骑河楼	101
钟楼	104
北师大	106

国会街 ····· 109

中法大学 ····· 112

◎青春踪迹

门楼胡同 ····· 116

按院胡同 ····· 119

铁狮子胡同 ····· 121

打磨厂 ····· 125

西长安街三号 ····· 127

先农坛 ····· 131

双桥 ····· 135

府右街 ····· 137

俄文夜校 ····· 140

京师医院 ····· 144

北京“俄专” ····· 147

五棵松 ····· 149

双塔寺 ····· 153

翠花胡同 ····· 155

达智桥 ····· 157

屯绢胡同 ····· 159

南北长街 ····· 162

武功卫 ····· 165

和平宾馆 ····· 168

西颂年胡同 ····· 170

护国寺街 ····· 172

金鱼胡同 ····· 176

麻线胡同 ····· 179

崇效寺 ····· 181

[附] 风沙

东车站 ····· 185

◎中年歌哭

四川饭店 ····· 188

鲁迅故居 ····· 192

二七剧场 ····· 194

西五里营 ····· 197

万牲园 ····· 199

郎家园 ····· 202

灰楼 ····· 204

镇江胡同 ····· 209

广播局招待所 ····· 212

广播剧场 ····· 214

路村 ····· 217

[附] 关于刘宝瑞之死补记

厚安利 ····· 223

琉璃河 ····· 226

颐和园大戏台 ····· 230

天宁寺 ····· 233

北影剧场 ····· 235

◎甘苦之外

北池子·之二 ····· 238

琉璃厂 ····· 241

虎坊桥 ····· 243

粉房琉璃街 ····· 246

法源寺 ····· 248

◎代后记 ····· 250

中国有些词语，你说经不起推敲也行，你说耐人寻味也行。比如“备忘录”的备忘两字，说是怕忘记才记下，通常这么理解；能不能说就是准备忘记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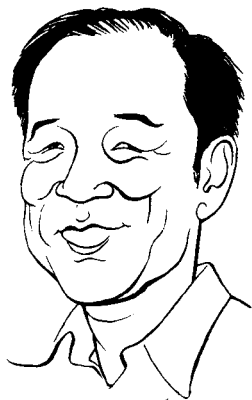
苏东坡说人生好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他写了四句戛然而止，却没说，那雪泥待天晴后化为残雪，化为泥泞，那指爪痕又到哪儿去找呢？

人生苦短，从我记事起，六十多年，在这座时而仿佛凝止于历史深处，时而在时间长河里颠簸沉浮，一阵披金戴银一阵淡妆素抹一阵粗服乱头一阵面目全非的古城里，大街小巷穿行无数，有些胡同已经消失，有些胡同将要消失，那些地名只留在老地图上，那些屋瓦墙砖，日光月色，柳絮榆钱，春风秋雨，卖小金鱼儿串胡同的吆唤，卖豆楂糕揭锅时的甜香，都只留在我的记忆里了。

记忆和梦，有什么不同？也许记忆曾经是实，梦压根儿是虚的，但来自亲见亲经的一切进入记忆，成了深深浅浅的景象，跟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又有什么两样？

叙写自己的记忆，跟说梦有什么两样？这些记忆，都不是像背书那样刻意铭记的，经过时间的筛汰，都成断断续续的碎片。

人们说往事如烟云。记忆的碎片就是萦回岁月间的烟云。一个画家画烟云，无论是用工笔油彩画作巨幅，还是三笔两笔写实兼写



丁聪笔下的邵燕祥

小并不曾倚，老复何尝卖。
今死不为夭，匆匆六十迈。

人宽我自宽，人仄我亦仄。
偶一学骂娘，回敬骂娘者。

老来脾气恶，万事但随心。
人善有人欺，神鬼怕恶人。

放怀天地大，白眼鸡虫小。
鸡虫何足道，所刺在虚狡。

邵燕祥



1989年11月21日在北京家中。这张照片寄远方诗友纪弦时曾附五言绝句一首，只记得末句为：“默尔作烟民。”别的全忘了。

“烟民”做到1991年5月7日，从那天早晨起戒烟至今。

照片为如水摄。

意的素描，真的能画出某年某月某日某地的烟云么，怕也只是心中的烟云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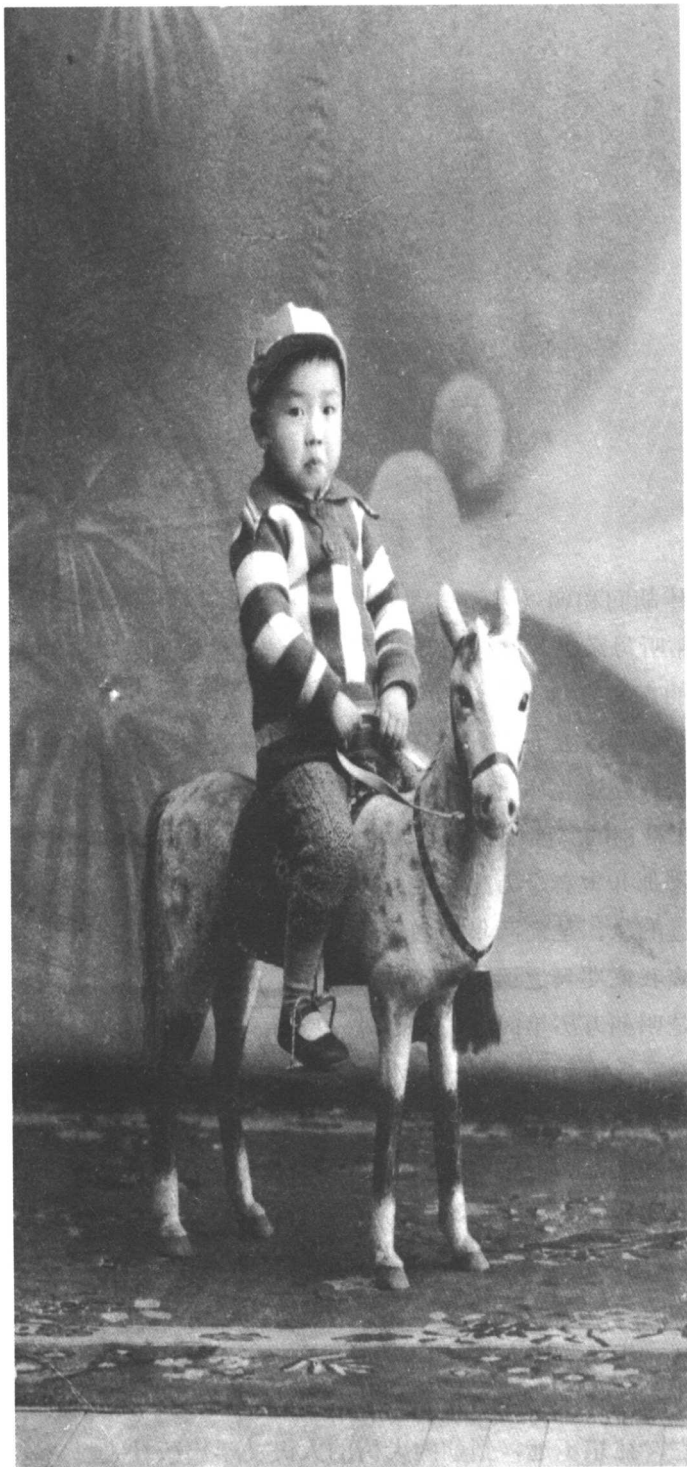
这里东鳞西爪，也只是我记忆中的北京，我心中的北京，我梦中的北京。故国神游，是我个人的，感性的，不是考据的，宏观的，全知的，更不是导游的或经典的。

脸上皱纹日以深，大脑沟回日以浅，近期记忆随时淡去，远期记忆纷至沓来，如云如烟，如电如梦，狙击我平静的心，写下来，作为排遣，或能如了却夙债，渐渐遗忘吧。

二〇〇一年三月三日

儿时
灯火

儿时 灯火



万历桥

噢，灯火阑珊处！灯火阑珊处在哪里？

各人有各人的“灯火阑珊处”。

我这里所指的，不在灯红酒绿的销金窟，不在金碧辉煌的豪门华厦。它就在书房一角。

书房一角，也许还称不上书房，只是桌边椅侧，堆放着书刊、报纸，新的旧的，杂七杂八，在书箱书柜书架书堆深处，或有蠹鱼存身，其所啮余，还可容人间的书虫享受；文是饭，诗是酒，酒余饭后，仍不免在文阡字陌之间徜徉。

《夜读札记·前言》

地在拐棒胡同和朝（阳门）内大街之间。

小时候常听母亲跟人说起“万里桥”，笼统地感到那是很远的地方，在我家的东北方向。

也许因为觉得远在万里外，从来没动过去看看的念头，尽管直到我十岁迁居，左近也串过不少胡同，东看看西看看的。

后来读了杜甫的“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万里桥”，心中暗说，我的旧家那儿也有个万里桥呢。

这个遥远的梦，是前两年打破了的。翻看一本关于北京街巷的新版旧书，离我家咫尺之遥的，不是万里桥，而是万历桥。

那么，是明朝万历年间在那儿修过一座桥，桥下应有水。经过三百多年的变迁，谁知道哪一年起水就没了，桥也废了，就跟南城的虎坊桥一样，空留下个名儿。

口口相传，难怪万历桥变成了万里桥。又是大清，又是民国，市井百姓有几个还能记得那个朱翊钧的年号“万历”？以讹传讹是顺理成章的。“万里桥”不是更撩人遐思么？

那一带原是前炒面、后炒面连着前拐棒、后拐棒。现在地图上统称炒面胡同、拐棒胡同了。

万历桥的地名早并入拐棒胡同。桥不在，名亦不在，其地犹在。我每每穿过它，往东不远，到朝内大街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去。

礼士胡同

礼士胡同

东四南大街路东的一条胡同，东口在朝内南小街。

我曾经对萧乾说起，我出生在东四礼士胡同，萧乾当时一个直截的反应，是说：“那是一个有钱人住的胡同。”我知道他幼时居住在东直门“门脸儿”平民甚至贫民聚居的地带，对贫富差距极敏感，虽历经半世饱览过欧美的富庶生活，也不能改变根深蒂固的判断。以致我都有点后悔向他提起什么礼士胡同。



我在礼士胡同出生，并在那里住了十年半。图为我和姐姐燕生、哥哥燕平，大约摄于1936年。

那个古称“驴市”的胡同，的确早已一扫几百年前的驴市景象，都说乾隆时候的刘墉（石庵）宅邸就在这里，能想像一个内阁大学士卜居驴市吗？说不定就是从他那时候改叫“礼士”胡同的。

这条胡同路南路北的住宅，倒是都比较齐整。我家的两重院子，相比是不成格局的，也久未修缮刷浆髹漆，显得破落，这所把着石碑胡同口的住宅，是早年从一个张家大院划出的一角，我出生直到我离开，门牌都是“22号旁门”。

紧靠的石碑胡同，是我所知北京三个石碑胡同之一。确有所谓



石碑，树在胡同南口对面南墙根，一米多高，半埋在土里，上书“泰山石敢当”。这小小石碑不碍事也不惹眼，至今还在。短短的石碑胡同，实存而名亡，里面几个门都划归礼士胡同了。我家东墙外，隔着一条石碑胡同，是一家大宅院，后来我听说是陈叔通的弟兄的产业。从我们院里可以望见他们院里一棵蓊郁的大树的伞盖。不记得是姐姐还是哥

南墙上画了地脚线的这块石头，就是文中说的“泰山石敢当”，字迹依稀可辨。早先它对面的石碑胡同因此得名。多年破除“风水”之说倒没殃及它，简直是奇迹。不过后面的平房如果改建，怕就难说了。

哥，曾经指着那棵树顶的枝枝杈杈，说像一个“好”字，我幼小的心里就记住这一命名：“好字树”。

也是后来，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有一篇文字说，张自忠将军在卢沟桥事变，古城失守后，曾在礼士胡同某家宅院里隐蔽数日才南下的。那也当在我家以东，是我不大走过的。

我上学往西行，除了大门小门大院小院以外，总要经过两处日本人占住的地方。南面有个平常开着门，亮出一片草坪的大院，楼房隐在后面，很少见人出入，绿草修剪得平平的，门柱上挂着的牌子上写着：“天理教”。我至今不知道天理教在日本是个什么教派，更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没听说来传教，那又到中国来干什么。

快到西口路北，有个小院，平平常常的，没什么稀罕，稀罕的是一溜南屋临街的外墙，故意用“洋灰”糊得坑坑洼洼、麻麻颯颯的，星星点点嵌着一些巴掌大的蚌壳，太阳一照，闪耀着肉色的光。这里走出走进的是年轻的日本女人，都穿着一身花的和服，白袜子，木屐。门开时，看这个院落比胡同低矮，门关了，低矮的门楣上写着两个汉字中镶一个假名：“花の家”。也是许久以后，我才懂得这里住的都是军妓——日本皇军的行伍之“花”。

这胡同里还有一处，是日本侵略者带来的：白面房。鸠形鹄面、破衣烂衫的中国人在那里出入，吸鸦片，抽白面，日久天长成了街头的“倒卧”。

但“倒卧”不一定是吸毒的或要饭的，我认识兄弟两个拉洋车的五六十岁老人，经常停靠在南下洼车口上。我上学坐过他们的车。后来我见其中一人不拉车了，越来越萎顿，越来越褴褛，秋冬坐在北墙下晒太阳。有时就坐在“迪威将军”宅邸布满铜钉的红漆双扇大门前，这样的大门并列有三，很少开启。也没有门房赶走那个拉洋车拉不动了的老人，直到他从这人间消失。

我所谓“迪威将军”宅邸，一九四九年后一度成为印尼驻华大使馆。据近年有些文字资料，它曾经属于什么盐商，没有提到过什么“迪威将军”。此说闻之于我的母亲，她是二十年代定居在礼士胡同的，她说这个宅邸主人是海军中的将领，那该是北洋海军。袁世凯为了羁縻有实力的军人，封了一批将军，都是“×威将军”，“×威将军”，我看到一个名单，偏没有“迪威”二字，不知道是否另在海军中也搞了一套，不过，我无意去做这份考据了。

这个大钉子门里，可能是这个胡同最大规模的宅院，也是最富贵的人家。在一九四九年前如果几易其主，都是毫不张扬地暗中递嬗的。到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后期，这里成为江青常来之地，据说房间里的墙布窗帘都改成江青喜爱的墨绿颜色。她是到这里来看电影的，江青敛迹以后，此处顺理成章成了电影局机关。不知现在怎么样了。但这个老宅院总算因此向社会袒露了“庭院深深深几许”的内瓢儿。

“大钉子门”上的钉子不见了，不知是否在1958年弄去炼铁。本来间隔着共设三门，原先一水是朱门金钉，现在有的已经改建，此门大体保持原貌。看牌匾似成了唱片总公司办事的地方。

